

鮚埼亭集外編

第二函
七冊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八

鄞 全祖望 紹衣

論三

漢經師論

或有問於予者曰漢之經師多矣說者謂其徒明章句而無得於聖賢之大道故自董仲舒劉向後儒者無稱焉程子稍有取於毛萇然則三人而已曰是何言歟漢人值儒林之草昧未極其精粹則有之然自文景而後或以宿德重望爲一時重或以經世務見用或以大節或以清名多出其中子蓋未之知也夫漢興張蒼首定

律歷荀子之徒也

治左氏

賈生通禮樂明王道

從張蒼受左氏文

翁興學校

本傳言其通春秋不見儒林

丁寬輔梁孝王將兵距吳

治易

申培面折武帝以為治不在多言

魯詩

轅固斥公孫丞相

以曲學阿世

齊詩

韓嬰議事分明雖董子不能難

韓詩

胡毋

生則董子著書稱其德

公羊氏

兒寬醇雅有餘

尚書

王陽著

名昌邑藩邸

通五經兼騶氏傳

其子駿為御史大夫有名

易其

孫崇能潔身避莽非世其學者乎龔遂之剛毅

不見儒林但載

本傳曰

大夏侯之敢言

尚書

魏相實平霍氏之亂

治易不見儒林

但載本傳

蓋寬饒之剛正

韓嬰

嚴彭祖不肯屈身以取宰相

公羊氏

歐陽地餘不肯受賄物以傷廉

尚書

召信臣之豈弟

不見儒林但載本傳曰明經

于定國之寬仁

本傳但春秋

蕭望之之堂堂

為社稷臣

齊詩魯論

薛廣德之犯顏阻駕

魯詩

鄭寬中之雋才

尚書疏廣之知止知足

公羊氏

韋賢之守正持重

魯詩

其子元

成之讓爵朱雲廷折張禹

易亦見本傳不見儒林

平當不羨侯封

尚書王嘉則蕭望之其亞也

本傳但云明經不見儒林

丁傅王氏之亂

何武

易不見儒林但載本傳

師丹

齊詩

彭宣

易論語

龔勝

尚書

鮑宣

尚書

皆

中流之砥柱龔舍潔身早去

魯詩

梅福風節尤高

穀梁氏

邴

丹著清名養志自修

易

而馮野王兄弟各占一經始則

見忌王鳳終死新莽

馮野王詩馮遂易馮立春秋馮參書俱見本傳

蓋經師之

與國相終始如此可不謂之盛乎授受既多亦誠不能

無主父偃匡衡張禹五鹿充宗孔光馬宮之徒然諸公
爲漢生色則已足矣如路溫舒王式黃霸張敞孫寶則
稍次焉吾弗備述也

唐孔陸兩經師優劣論

杭君堇浦問於予曰有唐一代絕少經師求其博通諸
經不爲專門之學者祇惟孔陸二家然正義釋文並傳
於今而華川王氏議學宮之祀祇及孔豈以釋文不過
小學而正義能見其大歟予曰仲達亦安敢望德明仲
達之在東都爲隋皇泰主太常博士時有道士桓法嗣
獻孔子閉房記以爲王世充受命之符世充卽命仲達

與其長史韋節楊續撰禪代儀仲達此事可以比美新
之大夫矣其時德明亦爲國子助教世充遣其子玄恕
師之德明不應服巴豆臥稱病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禮
跪拜牀下德明對之遺利竟不與語斯其人視仲達爲
何如果誰得爲聖人之徒歟仲達仕唐頗著風節有諫
太子承乾之功則以在太宗之世故欲錚錚自見也是
所謂治世亂世與時屈伸者也且世充暴人也徐文遠
爲其師猶拜伏見之德明以一國子先生拒之可謂大
勇矣至正義之書依違舊注不能有所發明漢晉經師
異同之說芟棄十九合後世無所參攷愚嘗謂正義出

而經學之隘自此始且當時討論之人甚多仲達不過爲書局之長官故以其名屬之其後爲馬嘉運輩所駁正者又不知幾何非出其一人之手德明釋文力存古儒箋故未可忽也予故謂如德明者可以從祀董浦曰然請書之作孔陸優劣論

三家易學同源論

今世之說經者曰易之晦也圖緯於京孟黃老於王韓皆無當於易其說似也豈知圖緯之學本以老莊爲體老莊之學卽以圖緯爲用自諸家言易以來但知其門戶之分而不知其門戶之合今夫漢唐之言五行者未

有不依託黃帝者也黃帝道家所援以爲祖者也則是
圖緯之所自出卽黃老也蓋世之所謂清淨虛無者原
非盡忘世者也其本心固欲以方寸運量天下無窮之
變而又不能有聖人洗心退藏知來藏往之量故高妙
其說以爲齊死生輕去就者矯也而實則時欲出而一
試其試之也則必以陰陽消長之說而又恐世之疑其
支離而難通也則又必返之玄奧之窟以見其言之未
可輕議而使人神其術而不疑是以計然之書實爲壬
遁之祖范蠡輩用之而陰符之說入於道家此其證也
雖然其流傳於後世則有不同嚴君平魏伯陽葛稚川

之徒以黃老治圖緯者也管公明之徒以圖緯治黃老者也以黃老治圖緯者其人多屬邀世之徒其學但以之默觀時變而不肯輕於自見故常安以圖緯治黃老者其人多屬用世之徒急求售其說故常得其道以亡身是則其流別也而要其無當於易則同是以黃老家玄牝谷神之旨流爲神仙而圖緯候氣直日之術亦流爲神仙蓋神仙有道亦有法道其體也法其用也玄牝谷神之旨其道也候氣直日之術其法也得其道未有可遺其法者求其一而失其一則神仙不可得成京孟之說易專於法王韓之說易專於道兼而有之則康節也康

節作皇極經世稱老子以爲得易之體蓋皇極所以推步元會者本緯學也故追而溯之然其實五千言所有特可以言皇極推步之體而不可以言易之體王韓之易行而儒者轉思京焦康節之易行而儒者轉思王韓所謂耳食者也豈知三家之門戶同出於一宗不過改易其旂幟而出之耳果有異乎哉吾觀康節之生平蓋純乎黃老者也而著書則圖緯居多是殆善集二家之長者耶所以其立言也尤精而世之信之也尤篤

周程學統論

明道先生傳在哲宗實錄中乃范學士冲作伊川先生

傳在徽宗實錄中乃洪學士邁作並云從學周子兩朝
史局所據恐亦不祇呂芝閣東見錄一書但言二程子
未嘗師周子者則汪玉山已有之玉山之師爲張子韶
喻子才淵源不遠而乃以南安問道不過如張子之於
范文正公是當時固成疑案矣雖然觀明道之自言曰
自再見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則非於
周子竟無所得者明道行狀雖謂其泛濫於諸家出入
於佛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而要其慨然
求道之志得於茂叔之所聞者亦不能沒其自也侯仲
良見周子三日而還伊川驚曰非從茂叔來耶則未嘗

不心折之矣然則謂二程子雖少師周子而長而能得
不傳之祕者不盡由於周子可也謂周子竟非其師則
過也若遺書中直稱周子之字則吾疑以爲門人之詞
蓋因其師平日有獨得遺經之言故遂欲略周子而過
之也朱子之學自溯其得力於延平至於籍溪屏山白
水則皆以爲嘗從之遊而未得其要者然未嘗不執弟
子之禮周子卽非師固大中公之友也而直稱其字若
非門人之詞則直二程子之失也周子所得其在聖門
幾幾顏子之風二程子之所以未盡其蘊者蓋其問學
在慶歷六年周子卽以是歲遷秩而去追隨不甚久也

潘興嗣志墓其不及二程子之從游者亦以此張宣公
謂太極圖出於二程子之手受此固攷之不詳而或因
窮禪客之語致疑議於周子則又不知紀錄之不盡足
憑也若夫周子之言其足以羽翼六經而大有功於後
學者莫粹於通書四十篇而無極之真原於道家者流
必非周子之作斯則不易之論正未可以表章於朱子
而墨守之也

律呂空積忽微論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
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

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無與並也此其解見於西山律呂新書西山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律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西山蓋以半律變律皆屬正律之餘遂欲以之當空積忽微然以空積忽微四字之詁求之則西山之解疑其不然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所謂管長一寸圍容九分者也忽微則其所容不能盈寸盈分者奇零而難求故曰忽微然則正律之中不必皆無忽微也故惟黃鐘爲宮則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

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其空積皆無忽微所以見黃鐘之尊也自南呂而應鐘其長四寸六分有奇則其積三百七十八分有奇而忽微生矣或曰此特以五聲之旋宮言之耳若依國語加二變爲七則黃鐘之宮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曰變宮變徵之目雖見國語而古人旋宮之法未嘗用之故班志言旋宮止五聲禮運孔疏言旋宮亦止五聲是可見古之樂不以二變入旋宮也八十四調之說至杜佑

始詳自佑以前如京房造執始去滅之名公孫崇上役黃鐘之正律其說雖皆未協然其止於六十調則同也以是知旋宮之無二變也西山未審於此故并空積忽微之詁而失之

水旱變置社稷論

北夢瑣言載楚王馬希聲嗣位連年亢旱祈禱不應乃封閉南嶽司天王廟及境內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諫之飲酒至中夜而退聞堂前喧噪復入見希聲倒立階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親信輿上以帛蒙首翼日發喪先是大將周達自南嶽回見江上雲霧中有擁

執希聲而去者祕不敢言是夕有物如黑幕突入室中
卽時而卒子金子曰吾於是而知旱乾水溢變置社稷
之說雖其制爲最善然非聖賢不能行蓋國家之於歲
事原恃乎我之所以格天者而未嘗以人聽於神陰陽
不和五行失序於是有恒雨恒暘之咎原不應於社稷
之神是求也且亦焉知社稷之神不將有所大懲勑於
國君而震動之使有以知命之不常天之難諶而吾乃
茫然於其深意之所在反以其跋扈之氣責報於天而
文過於已是固事之所必無者乃若聖賢則有之聖賢
之於鬼神其力足以相參其德足以相感而要其自反